

中國現代軍事文學叢書

国内革命战争

城

陈立德◎著

下

(下)

大眾文藝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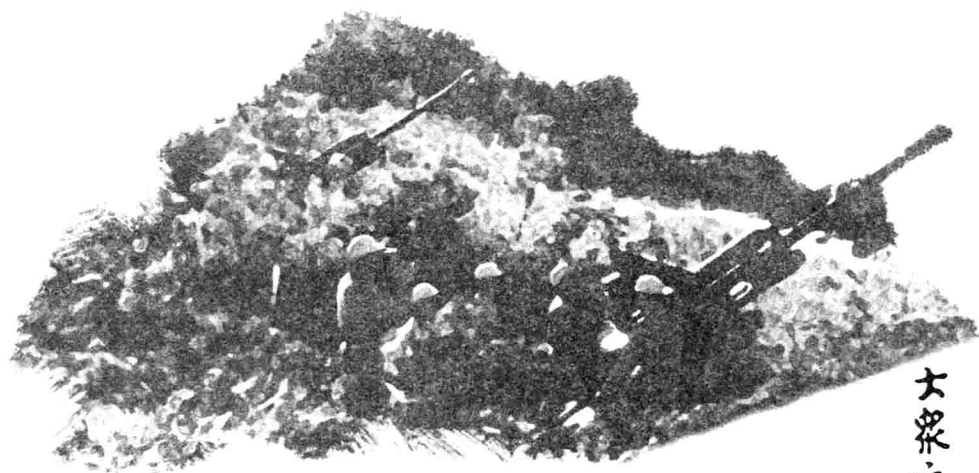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军

——国内革命战争

城 下

★(下)

陈立德◎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下 / 陈立德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3.5 (2009.1 修订)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国内革命战争 / 黎白主编)

ISBN 978-7-80171-300-1

I. 城…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5162 号

城 下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30 字数 597 千字

2009 年 4 月修订版 2009 年 4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80171-300-1

定价: 59.60 元 (上、下册)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内容简介

《城下》是深受读者欢迎的长篇《前驱》的续集，反映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期间国民革命军同北洋军阀吴佩孚进行的三次惊心动魄的大战役，最终实现了“直捣武昌，饮马长江”的战略目标。

小说歌颂了叶挺为首的独立团官兵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真实生动地再现了蒋介石、吴佩孚、唐生智，刘玉春等历史人物在这场大搏斗中的角逐；揭示了社会上各种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同时还描写了青年人美好动人的爱情生活。

作者勾画出风起云涌的时代风貌，刻画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全书气势磅礴，情节跌宕起伏，既有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又有缱绻柔情。

目 录

一	(1)
二	(15)
三	(26)
四	(37)
五	(50)
六	(61)
七	(66)
八	(79)
九	(93)
一〇	(105)
一一	(119)
一二	(134)
一三	(148)
一四	(161)
一五	(177)
一六	(190)
一七	(207)
一八	(218)
一九	(235)
二〇	(247)
二一	(251)
二二	(255)
二三	(262)

目 录

二四	(276)
二五	(287)
二六	(302)
二七	(313)
二八	(323)
二九	(332)
三〇	(348)
三一	(361)
三二	(374)
三三	(389)
三四	(391)
三五	(396)
三六	(408)
三七	(411)
三八	(420)
三九	(425)
四〇	(440)
四一	(446)
四二	(456)

一九

姚玉慧怀着焦急而迫切的心情，经过两天的艰难跋涉，终于赶到了前线——汀泗桥。

她在岳州告别了第二师的那位参谋处长后，在车站上正好遇到了几十个刚从平江那边过来的、要往前方赶队伍的第四军的伤兵。虽然他们都属于第十师和十二师，没有一个是独立团的，但玉慧看着他们臂上那蓝色的“4 A”符号，还是感到特别亲切，就像找到了依靠一样。其中还有两个十八九岁的女看护，这就使玉慧更加高兴。她们原先都是广州一个女子学校里的学生，是在第四军出发前要求参加医疗救护队的。她们在广州时听过玉慧的演讲，这次认出她来，就像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格外亲密。她们对独立团也都是很羡慕和钦佩的，并引为是全体广东军的骄傲，她们保证一定把玉慧带到她要找的队伍里。

第四军的士兵们，到底比别的队伍军纪要好些，而且格外团结齐心。当路上有些别的军的兵油子们唱些下流小调，甚至用脏话对玉慧和那两个女看护出言不逊的时候，那些弟兄就十分愤怒地责骂那些人：“吊那妈，耐牟害革命军？耐害反革命的北洋军？！……”

那些家伙从骂声里听出她们同广东军是一起的，也就不敢非礼了。

她们乘坐的列车在沿途几乎逢站都停，而且每一次停的时间都很长。尽管沿途得知汀泗桥战况十分激烈的消息，但车上那些第八

军的官兵们却并不急于赶到前线，他们每到一个地方，最关心的只是北洋军逃走时丢下的武器弹药。他们忙着清点收集枪支和大炮，进行封存，派人看守以后，列车才向下一站继续前进。玉慧起先以为这些都是他们应当做的事情，后来听有些在车上等得不耐烦的第四军弟兄们愤愤地骂着：

“吊那妈，老子们在前头流血拚命，他们就知道在后头捡便宜！”

在从岳州出发的第二天下午，他们这列军车才到达了距离汀泗桥只有十公里的官塘驿车站。这个地方好像是第四军的一个后方收容兵站，到处是从汀泗桥那边抬下来的伤兵，到处是广东口音和湖南口音的民伕，车站上仅有的几间房屋和临时搭起来的几顶帐篷里早已挤满了伤兵，因此，后来送到的就都躺在露天下面，有些就躺在铁路上，情景十分混乱。同玉慧一起的那些第四军伤兵下车去打听了一下，回来十分兴奋地向她们报告道：“汀泗桥已经攻下来了！吊那妈，北洋军的天险也垮啦！”

这消息使大家受到鼓舞，也使大家赶往前线去的心情更加急切了。不过，由于从这里到汀泗桥的铁路上挤满了运送伤兵和押送俘虏的队伍，列车一时不能向前开行。但这里有第四军的后方留守处和收容站，那两位女看护邀请玉慧一同下车，先到留守处吃过饭后，打听一下前方的情况，如果实在还无法通车，他们就一起步行赶到汀泗桥去。好在十公里路也不算太远，一路上的人又很多，是不会出什么意外的。玉慧也急于打听到她所属的总政治部宣传大队的情况，希望能早点赶回剧社，多为前线的胜利出一点力。因此，她便背着自己的行囊，同那两位女看护和第四军的伤兵们一起下了车。

官塘驿是一个小得可怜的车站，除了几间遭战火毁坏的站房和几条停满军车的铁轨外，周围都是空旷的丘陵和田野。玉慧在那些充满着汗臭味的来来往往的军官和士兵们中间，没有找到一个她们

政治部宣传大队的人，当她正感到十分失望时，忽然看见一群人簇拥着几个军官从一节三等客车的车厢里走了出来，中间那个身材结实瘦长、生着紫铜色圆脸、仪表昂藏的中年军官，他比一般人的身材高出很多，颈子总是向前硬擎着，头微微地偏向右边。玉慧一眼就认出来这正是他们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深受青年军人所崇拜的邓演达将军。他被公认为是国民党内左派军人的领制，上作刻苦勤奋，不畏强暴权势，只知为党为国，从不计较个人的地位和生活。因此不少人把他奉为革命者的楷模，对他是十分尊敬和仰慕的。他这时也看见了姚玉慧，从她的臂章和符号上认出她是政治部宣传大队的，便用带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向她问道：噢，为什么在这里？”

盘慧向他报告了离开大队的原因，并说明自己正在赶到前线寻找大队，希望能告诉她现在大队到底在哪里。邓演达点了点头，然后向她说道：“现在政治部的人大多数都已经分散了，你要找到大队恐怕是很困难的。他们都随各部队在行动，一切为了早日打到武昌。你要是找不着他们，就自己找些工作去做吧，只要是为前线服务都是对革命有益的。”

战争期间，个人显得那么渺小，尤其是士兵，一旦离开了队伍，就像孩子失去了庇护他的母亲。

盘慧向他报告了离开大队的原因，并说明自己正在赶到前线寻找大队，希望能告诉她现在大队到底在哪里。邓演达点了点头，然后向她说道：“现在政治部的人大多数都已经分散了，你要找到大队恐怕是很困难的。他们都随各部队在行动，一切为了早日打到武昌。你要是找不着他们，就自己找些工作去做吧，只要是为前线服务都是对革命有益的。”

说完之后，他就和那群人又匆匆向前走去了。玉慧得到了邓主任的这番指示，虽然没找到大队的同志，但心中却踏实了很多。这

时，那两位热心的女看护也高兴地劝她随他们一起行动，玉慧也希望能早点见到齐渊，便答应同他们一起往前面去追赶独立团了。

在他们快要到达汀泗桥的时候，天空就已经阴云密布，开始下起小雨来了。现在，雨越下越大，周围全变成了濛濛的一片。沿铁路堆着许多步枪、机关枪和弹药箱子，一些士兵们正抢着把这些武器弹药搬进铁路两边临时用帆布和枕木搭起来的棚子里去。但因为堆积的武器弹药太多，显得人手忙不过来。同玉慧一起的那些第四军伤兵们看见搬运武器弹药的军人也都是佩戴四军符号的，领队军官向他们问了一下情况，便立刻让弟兄们加入进去，同他们一起紧张搬运起来。玉慧和那两个女看护也同伤兵弟兄们采取了一致的行动，去搬运那些在雨中的枪支和弹药箱子。虽然她们力气小些，但干得都十分起劲，也不顾头上被雨水淋着。开始玉慧还感到累得汗流气喘，肩臂疼痛，后来似乎变得麻木起来，只是机械地跟着别人一起搬运、奔跑，跑完一趟又接着下一趟……不知紧张地奔跑忙碌了多长时间，那些露在雨中的武器弹药终于全部转移到铁路两边的帆布篷子里去了。玉慧这才感到累得全身无力，肩臂和腰腿都十分疼痛，手上也磨破了皮，疲劳得仿佛连站也站不起来了。不过，她想起邓演达刚才说过的话，感到自己能为前线的胜利尽一点力，心中又充满了一种愉快而自豪的感情，身上的疼痛和劳累也似乎减轻了。她简直不相信自己刚才竟有那么大的力气，要是李剑和渊哥知道了，一定也会感到格外惊喜的，她暗自笑了。

据工兵连的弟兄们说，离车站不远就是汀泗桥小镇，许多地方水已经退了，街上已经可以行走。那镇上从前是十分繁华热闹的，正街有几里路长，大商店的房屋也很多，如果他们走一点路到镇上去休息，会比在车站上舒服多了。反正在明天清晨之前，铁桥还是不可能通行的。

这个提议实在是使人向往的，因此那个带领伤兵的上尉军官略一考虑便采纳了。他问玉慧和那两位女看护的意思，她们当然也都表示愿意一起行动。反正时间还不到深夜，她们又都刚刚吃了一些东西，走路也有了力气。即便是到那镇子的小街上去看一看，也是令人快乐的，如果能够找到房间休息，那当然要比挤在这车站上的帐篷里舒适多了。于是，他们便冒雨向镇上走去。

汀泗桥小镇在车站的东北面，大约有两华里远。一路虽然跌跌滑滑，但玉慧还是跟上了队伍的进度。他们朝着镇上那几点昏暗的亮光走去，终于越走越近，看见了那一大片黑压压的房屋轮廓，他们就像经历了大海风暴后终于发现了陆地的旅行者一样，心情感到格外地振奋，同时也加快了脚步。

不一会有士兵用木桶提来了开水和饭菜。她和两位女看护就同那些伤兵们一起，在那草坪上吃了这两天来的第一顿饱饭。

吃过饭后，玉慧急于想赶到汀泗桥去。

去往汀泗桥铁路是笔直的，他们不需要向导也不会迷路。那几十名伤兵在留守处已经领到了枪支，他们排成两行队伍沿铁路边上行进，玉慧和那两名女看护跟在他们的后面，安全是绝对有保障的。不过，一路上来来往往的人很多：有掉了队往前方去赶队伍的零散武装士兵；有走在后面挑运那些高级长官们的笨重行李的挑夫；也有从汀泗桥那边过来的押送俘虏的队伍。那些俘虏看来至少有两三千人，陆陆续续地过了很长时间。他们的口音都是北方人，身材也都很魁梧高大，但现在被那些矮小黑瘦的广东军士兵们用枪押解着，一个个都显得神情沮丧、肮脏可怜。铁路旁边有些村子里的农民们也围到路上来看热闹；他们看见南军刚上去就打了大胜仗，那些昨天还很凶恶野蛮的北兵现在像斗败的公鸡一样被押了下来，心中感到格外高兴和解气，他们指手划脚地议论着，有些男人还用粗话骂

那些走过的北兵。有些姑娘、婆婆和孩子们提着瓦壶，端着倒满凉茶的饭碗站在路旁，用感激和期待的目光望着走得又热又累的革命军士兵们，亲切地招呼着：“喝碗凉茶吧，老总。“……不要钱啦！”

玉慧也忍不住口渴，走过去从一个小姑娘手里接过一碗茶，很快就喝了下去。那带着车前草味的甘甜的凉茶，是玉慧过去在城市里从未喝到过的，感到格外舒适。她拿出两个铜板给那小姑娘，但那小姑娘只是瞪着一双明净的眼睛连连摇着头，嘴里说着“不要，不要”。玉慧看那小姑娘的脸蛋十分圆润可爱，但手上的皮肤却粗糙得像树皮一样，这是在挑水砍柴的沉重劳作中弄的。小姑娘的头上缠着辫子，脚上已开始裹了小脚，看她的年纪还不到十岁。玉慧不禁对她生出一种深深的怜爱，她便匆匆从自己那个帆布包里拿出她用的一块香皂连同皂盒一起，还有那两个铜板都塞给了小姑娘，不容她焦急地拒绝，便很快向前面走去。她很想回头看看那小姑娘，但又怕她赶上来，终于没有回头。

走了不远，只听前面响起一阵喊声和骂声，许多人围在那里看着。玉慧也好奇地走了过去，只见人堆中跑着一个北洋军的俘虏，狼狈地一面擦着鼻孔下的血，一面哀告着：“咱没干过坏事啦，爷们！……咱是没办法才出来当兵的呀！……”那些农民们气愤地、七嘴八舌地骂着：“这狗东西前天还抢过我们的东西，开枪打伤了好几个人！”“姑娘、婆婆们也受他们糟蹋，狗东西们真是比禽兽还不如！”“这些茶是孝敬南军老总们的，你也配喝？你这狗东西只配吃枪子！”

农民们越说越气，有的又要动手打那俘虏，那俘虏急忙又叩头哀告：“咱没干过那些坏事啦，爷们！……那些事真不是咱干的呀！……”押解俘虏的一个军官把那些要动手的农民劝阻住了。他用广东口音向农民们进行了一些“不要打骂俘虏”的宣传，便喝令那俘虏站起来赶上队伍。那些农民惋惜着没有痛打那个俘虏一场解

解气，只好朝那俘虏喊着：

“算你这狗东西运气好，有南军的官长护卫，你要知恩图报啦！”“你们这些狗日的，再要去跟这样好的南军开仗，天理不容！……”

不知为什么，看着那北洋军俘虏一面擦着被打出的鼻血，一面含着泪赶上队伍的情形，玉慧心中不由生出了一种怜悯的感情。她知道这是完全不对的：就在今天上午，也许这些俘虏还都拿着枪正对准渊哥他们的队伍凶猛地射击哩，那些在官塘驿车站上躺在露天地里呻吟着的伤兵弟兄，不正是他们的子弹打中的么？然而，这些北洋军的士兵们，他们放下枪后又是如此的可怜，也许他们在拿枪之前也是如现在一样可怜的。

这一切应当怪谁呢？玉慧不是哲学家，不过她也懂得士兵们是服从长官的命令，而长官则又是根据统帅的意志行动的。而统帅的思想，就决定了士兵们枪口的方向。哲学对于人类的影响，就像阳光雨水对于庄稼的影响一样，虽然那作用看不见也摸不到，但人们却无时无刻地不在感受到它那驱使和制约的力量。

玉慧他们那一行人，直到傍晚时分才到达汀泗桥车站。汀泗桥，这个从长沙就开始在她心中震撼着的名字，看到后却是如此平凡无奇，甚至使人感到有些失望。这个铁路边的小车站，和玉慧这一路经过的那些小车站一样普通。唯一不同的是，车站上那几间红砖站房几乎全部都被炸坏了，只剩下一些断垣残壁。站牌也炸得只剩下一根很短的柱子，月台和路轨也遭到了很大破坏，现在有一些士兵和工人在抢修着。往铁桥那边还戒着严，据说是因为两岸桥头和河水中堆积的尸体太多，现在正进行着清理，暂时不许人们通过。玉慧在暮色苍茫中，看着铁路从车站这边向铁桥笔直地伸过去，越往桥头，地势也越高。那对岸黑蒙蒙地对峙着两座险峻的高

山，这大约就是被称为汀泗桥天险的地方了。玉慧想象着渊哥他们的队伍在这里激战的情景：枪炮轰鸣、血肉横飞，渊哥带领论起来。表示同感和赞成的大都是年轻的妇女，她们最关心的是这种美好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实现。那些中年以上的妇女则大多持怀疑和不以为然的態度。她们交头接耳道：“女将们都到外头去干公事，哪个在家里烧火做饭，哪个引小伢呢？”

“同自己的老板也讲平等，那不是活得不耐烦了？打起架来也打不过他们呀！”“要是不兴裹脚，女将都是一双大脚板，那不丑死人啦？”

听着这些议论，玉慧不觉感到又可笑，心中又很有些难过。她知道有许多道理是一时也讲不清的，便只是告诉人们：赶走军阀以后，这里很快就会组织工会、农会，妇女也要组织解放协会，那时要宣传许多革命道理，制定许多解放妇女的方法。

临睡之前，这家房主人还为玉慧她们准备了吃食，怕她们晚上挨饿。女主人和她的媳妇、主人还连声抱歉地说着：“兵荒马乱的，家里没有什么好东西。怠慢了各位官长。”

吃饭中间，房主人的两位女儿还热情地陪在桌边。这两位姑娘一个十八岁，一个十六岁，都没有读过书，从小时起就在家里帮着做针线活。因此，当她们听说将来这里也会办起男女学堂，女伢们也都可以到学堂里去读书写字时，都感到格外高兴。

玉慧她们吃过饭后，便拿出两块银洋付给房主人，怕明天清早走时匆忙间忘记。那房主人似乎感到惊骇地大声道：“哪要这许多钱？一点家里的小菜饭，实在是不成敬意。哪还能收长官们的钱呢？”

玉慧她们也提出：秋毫无犯是革命军的纪律，坚持着要他们把钱收下。但那房主人只是说“不敢、不敢”，仍不肯收。最后好说歹说，争执了好一阵，房主人才无可奈何地坚持着只收下了一块钱。

那媳妇已经在楼上的房间里替她们把床铺铺好，两个姑娘便拿

着油灯带她们上去歇息。那楼梯很陡很窄，楼上也矮得伸手就可以摸到上面的瓦，不过那木板隔成的小房间里倒很干净，一张大床上铺着席子，放着两床夹被。

玉慧回到了隔壁的房里，那两位看护已经在床上睡着了，但玉慧的情绪却仍很兴奋，反而没有了睡意。她立刻从帆布行囊里拿出纸张和自来水笔，坐到梳妆台前，把油灯捻得亮一些，首先用法文写下了亲爱的剑”这样几个流利而娟秀的字……

小镇的夜格外寂静，周围的水洼里传来一片蛙鸣，远处时而有一阵阵野狗的吠声，头顶上可以听见细雨落在瓦上的轻微的沙沙声。玉慧的心境也渐渐平静下来，她略略思索了一下，便提笔写下去：

你的身体不知康复得怎样了？能坐起来在床上看书了吗？我希望这封信到你手中的时候，能使你更加快乐，让你忘记伤病中的痛苦。

我离开你的身边之后，很平安地到达了长沙省城。从那里到岳州的一切情况，我相信赵大风同志一定是早已经向你报告过的。我同大风同志分手时确实难分难舍。我非常钦佩和喜欢大风。她的年纪比我还小，可是她的勇气和处事的经验却胜过我，我从她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刚离开她时，我真有点不知如何是好。后来我鼓起勇气一个人闯下去了。我希望尔一定首先代我向她问候，说我想念她，我相信不久我们一定还会见面，到那时我们将会是多么快活啊！……

写到这里，玉慧停住笔，不禁笑了。她写了了从岳州上车后这两天十向经历后，又接着写下去道：

“剑：我现在写信的地方，就是在刚刚激战过的汀泗桥。这里的战斗在上午十一点多钟才结束，我们是在傍晚到达的。独立团和全部第四军都已经向咸宁前进了，我想早日赶到最前线的希望又一次落了空。听说这一次战斗比以前的每一次都更加激烈，我们在汀泗桥南面的那个小车站上，看到了那样多的受伤的弟兄，能们都是为了革命冲锋流血的。看到他们，我也更加担心i埽哥的安全。不过，记得你对我讲过：独立团的官兵们从来不躲避子弹，而子弹却反而要躲避他们吗？我相信渊哥一定就是那些子弹中最害怕的人！……”

玉慧写完这一句，在心中暗地祝福着战场上的渊哥。然后又开始写她们在小镇上受到的令人感动的欢迎：

我们现在是住在一家姓董的裁缝家里。他有两个很可爱的女儿，一个叫大蓉，一个叫小蓉。她们都是那样的天真烂漫、单纯热情，很快就亲热得像是我的姐妹一样了。她们的一家也都是很善良诚实的，虽然这里洪水刚退，但他们还是把家里一切最好的东西拿给我们吃，而且多一点钱也不收。我心中异样的感动，忍不住悄悄流下了泪水。在这远离家乡的荒僻乡村里我得到了温暖。

剑，我在这一个多月的北伐征途中，所获得的比我二十多年加起来的还多。在这一个多月中，虽然受尽艰苦，但也感到最大的快乐。我们虽然是常常睡在地上，睡在农舍的猪栏边；虽然蚊子咬出了我们的鲜血，鸡屎牛粪染脏

了我们的衣服，然而我们的精神之乐，竟战胜了这一切一切的物质之苦。我多么热爱那些忠实质朴、勤劳诚恳的村妇，我见了她们土布衣服，我更鄙弃城市中的奢华。总之，我爱乡村，爱这里淳朴的农妇。

玉慧写到这里，心情也感到格外激动。但是，要解除封建势力的束缚，实在是比打倒军阀更加艰难的事情。她在写出了这一段见闻后，又沉重地写道：

剑，虽然经过革命的洗礼之后，千万个妇女已经开始觉醒，然而在数千年来的重重压迫下，使许多人的头脑变得麻木、愚昧、顽固。要打破这铁的牢笼，就是我们这些革命者的责任。以我们最可宝贵的生命，去换取主义的实现，迎接人类的自由平等和幸福的那一天！

玉慧把信写完，自己又看了一遍，这才装进信封内，她准备到咸宁后立刻就发出去。她又把用具都收拾到帆布行囊里，这才吹熄了油灯，躺上床去睡觉。

房主人一家也都起来了，忙碌地要为她们做早餐。玉慧她们借口时间赶不及，多谢了他们的好意。房主人家那两个叫大蓉和小蓉的姑娘，看见玉慧她们就要离开，又着急又难过，泪水婆娑地跟在她们身边转来转去。玉慧也十分喜爱这两位姑娘，她想送给她们一点纪念品，但随身又没有带什么东西。想来想去，她还有一个空白的小日记本，是从广州带出来的，准备记录沿途的经历。她从口袋里拿出那个小日记本来，匆匆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就把它送给那两位姑娘。虽然她们现在还不识字，但不久这里的革命团体发展起来